

当代近作选

下册

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编

I217.1
当代近作选 211.2

一九八五年二月

目 录

陈继根癖	高晓声 (1)
围墙	陆文夫 (11)
抢劫即将发生	楚 良 (31)
肖尔布拉克	张贤亮 (56)
惊涛	陈世旭 (97)

报 告 文 学

在这片国土上	李延国 (122)
修氏理论和它的主人	胡思升 (132)
傅贵沉浮记	刘宾雁 刘国胜 (159)
胡杨泪	孟庆云 (169)
在江西的日子里	毛 毛 (190)

有 争 议 作 品

疯狂的君子兰 (短篇)	张辛欣 (199)
关于《疯狂的君子兰》的争鸣	(222)

听我说, 听我说, 没有桃源 (短篇)	楚 迪(231)
关于《听我说, 听我说, 没有桃源》的争鸣	(244)
东方女性 (中篇)	航 鹰(249)
关于《东方女性》的争鸣	(297)
太阳 (中篇)	郑彦英(306)
关于《太阳》的争鸣	(364)
仙缘 (短篇)	霍 光(374)
关于《仙缘》的争鸣	(381)
诺日朗 (诗)	杨 炼(385)
关于《诺日朗》的争鸣	(390)
车站 (剧本)	高行健(402)
关于《车站》的争鸣	(448)
一九八三年短篇小说争鸣综述	(458)
一九八三年部分中篇小说争鸣	(469)

编后记

陈继根癖

高晓声

老话总说：“三年不清瓦、木匠，家里就会不象样。”这话确实不错。在时间面前，没有一样东西不变化。造了房屋不修理，屋里会漏水，墙上的石灰会剥落，砖瓦虽牢，也会破碎。就连那号称不蠹的户枢，也不是万寿无疆的；它会磨损，会烂坏，会开裂，决非不朽。至于台、凳、椅、桌、盆、桶、床、柜，有断档掉板的，有失箍脱榫的，更是常事。如果不及时收拾，就会“小洞不补，大洞叫苦”。所以，寻常人家，都舍不得要动用瓦匠、木匠。

我们村上，这些年来，同瓦、木匠打交道，打得最频繁的，要算陈继根家。打交道的原因，就比上面提到的复杂得多。有时甚至适得其反。请瓦、木匠来家，不是要把家里收拾得象个样子，倒象是要弄得不象样子。不过弄得不象样子以后，却又认为更象样子。直到真正弄得很象样子了，才确认过去那“更象样子”也实在不象样子。

这陈继根家有三间房屋，据他爹宗良说，还是继根的曾祖爷爷经手营造的，这三间房子是三个式样，一间是楼房，一间是厅堂，还有一间最差，算是下房。这下房并不是乡绅人家住佣人的。陈继根的祖上不是什么乡绅。造这间下房，是为了养家禽、家畜，堆柴禾和安放农具。虽然造得粗糙，总还是七梁八柱的砖木结构。至于那厅堂和楼房，老式虽老式，当年是造得相当考究的。梁柱粗大，门窗厚实；串板、扳头、照方、楼

板、楼肋、地板、壁板，应有尽有，而且都是加了码的。好象那时候杉木忒便宜，非要横串竖插，层层迭迭堆在这屋壳上不可。便于后代的子孙，碰到木价昂贵的时候，可以拆下来卖。旧归旧，是好货。祖上好，毕竟好；莫看家里穷呀穷，搜搜还有三担铜。可见得祖宗到底不愧为祖宗，而陈继根呢，也不愧是这样的祖宗的子孙。聪明得足够领会祖宗的厚意。

说起来，也真难为陈继根。七〇年，他十八岁，高中刚算毕业，他爹爹宗良就中风瘫痪了。娘又有心口痛的老毛病，小妹菊菊还只十四岁，他还有什么福气再吃荫下饭？尽管骨头还忒嫩，也不得不挺身出来主持家政。他可不是一帆风顺的。真正是祸不单行，原先是靠爹养活自己，现在自己要养活全家。偏偏生产队里的工分单价连年降低，一直降到自做自吃还要倒贴。鸡屁股洞里明明漏出来的是个蛋，却硬要说成是尾巴。长的圆的都分不清了。陈继根还能有什么办法！他的聪明才智，自然会用到房屋上那木料方面去。因为当时“形势大好”，杉木贵似金的时期已经开始了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打祖宗主意的人不止是他一个，我们村东的周庄，百八十户人家，听说家家都把檐桁卸下来卖掉了。不卸下卖才是傻瓜，那根檐桁横在墙上，纯粹是多余的嘛！

所以，陈继根无师自通，也跟大家一样，开始为他的家政筹划经济基础，就不会忘记有这一条财路。他第一次请瓦、木匠，就是卸檐桁。按理说一间房屋上面，都有两根檐桁。前檐一根，后檐一根。三间屋一共有六根。但他只卸下来五根，因为楼房前檐下面不是砖墙，是六扇窗格。窗格上面的檐头，全靠檐桁架住，倘若卸下来，那一椽屋面上的网砖、瓦、泥灰、椽子就崩塌了。所以只好保留不动。那卸下来的五根，只有三根是完好的，另有两根，烂坏了。糟了半面，不能再做造房子的桁条，就不值钱，卖一半价

钱都没有人要。这使陈继根尝到了懊悔的滋味；早知如此，是不该拖到现在才去卸。早卸几年，就会好些。可惜那时候自己还小，不懂，不当家，不管事。可爹呢，他就笨。假使爹在年轻时就想着卸，那就一定没有烂坏。只怪爹当年脑筋忒呆，现在等到小辈出了巧人，才想到去卸，却蒙受了很大损失。

不过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；凡事都应该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。陈继根马上就想到了地板下面那些架起地板的肋木，长年受潮，不易通风，一定坏了。再任它下去，会烂成一堆糟，应该赶快抢救。于是第二次请木匠。地板掀开来一看，果然不错，一间屋地板底下，十六根肋木，只有靠近前檐口上两根还完整。其余十四根，多多少少都烂坏了。一半还勉强可以做家具料，另一半就只配做猪圈栅用。既然如此，地板再要铺上就没有肋木可架。干脆不铺了，既省了肋木，又省得地板再烂掉。现在时兴水泥浇地，于是就第二次请瓦匠。这种打算连木匠也非常赞成，他对陈继根说了很开心的话。他说：“继根、继根你不用愁，家里的东西，从来只有越卖越多，不会越卖越少，你只管卖就是了。”陈继根听了想不明白，便请教木匠这算什么意思。木匠笑笑说：“比如卖了台子，你会觉得凳子是多余的了，也可以卖。卖了橱柜，你会觉得衣服是多余的了；……再比如你卖了肋木，地板也是多余的了，……说到底，把一切都卖了，也还有多余的东西。那就是——哈哈。”

这木匠和陈继根也是好朋友，说惯笑话的。那一声哈哈，虽然意思不大好，但陈继根晓得这位木匠也有自嘲的意思在里边，所以并不见怪。倒反想起了他家里连门槛都没有。因为去年年底配料做一顶五斗橱卖了过年，缺几根挺，就把门槛卸下来凑了。横竖是木匠，装上去也容易。可是一年来竟没有上劲。上劲也没料装上去。可见木匠的景况还没有陈继根好。

“越卖越多”的路，他比陈继根先走了一步。陈继根有这样一位师父开导引路，就看出自己还很有前途。因为那房子上的木料还多。还尽有麻烦瓦、木匠的机会呢。

果然，那地板房改成水泥地之后，原来用于隔开前、后房的壁板，就嫌短了，顶不到楼板下面的肋条木，就装不牢。只好不装。等水泥地干了，再请瓦匠来用土块砌一堵墙代替原来的板壁。用石灰刷白了，家里可比以前用板壁亮堂。再说那水泥地也顶光洁，不象过去地板下面躲着蛇、虫、老鼠、蜈蚣，想着也脏。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。足见青出于蓝，子孙比祖宗要强得多。

毫无疑问，卸下来的这些木料，陈继根曾经卖过几次。他很机灵，发现卖木料还不及请木匠回来把木料做成家具出卖更有利。因为他的木料有好有坏。人家肯出高价买好料，但烂动了的，蛀了的，糟了的就被随意杀价。陈继根想到这些木料当年造房子的时候决不坏，定是出了好料的价钱买回来的，怎么可以贱卖呢！贱卖了就对不起祖宗。对不起祖宗的子孙就是不肖子孙，这怎么行呢？所以，陈继根横竖要跟木匠商量，是否可以把好木料和坏木料搭配起来做成家具卖？那木匠既然是陈继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自然不会不答应。

如此这般，循序渐进，以至于对那一间下房进行了彻底的结构改革。把砖木结构中的木，完全彻底取消，一根都不留，那工程的规模自然超过以往任何一次。有时是瓦、木匠同时请来施工，有时则交替轮换，可真算是忙极了。陈继根的家里，虽然不能说是一天一个样子，但每月都有点变化，却不是夸张。而每一点变化，对陈继根都有新鲜感，都觉得是一种进步，他深深感到，那老式房子实在太累坠，横七竖八，牵丝攀藤，要那么繁复干什么？简单些不好吗！省劲又省料。所以每

从房子上卸下一根木头，就象抽掉陈继根胸口一根愁绪，就有一分快感。如此日复一日，陈继根就养成了一种癖性，不管忙闲，只要稍一定神，就在琢磨房上什么地方一根什么木料用什么方法卸下来，会琢磨得忘乎所以，端着饭碗的手，都会立刻腾空出来去试试。久而久之，竟成了这一行（即从房子上卸木料——抽筋剔骨）的专家。村子上东邻西舍，凡有要动这一方面脑筋的，就来喊陈继根，领他回家去看一看，他就能出得好主意，比木匠还能干。

这样干了五、六年，陈继根就成了一个精明的当家人。考虑事情，思想周密细致，而且有一股不搞到油干灯草尽不歇的劲道。后来“四人帮”粉碎，有了新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后，他就靠练就的那副德性，轻而易举地生产致富了。可当时谁也看不出，只看到他在不断地败家当，说他家的房子干净，亮堂，角是角，墙是墙，清清爽爽。这当然是取笑他，说的反话。陈继根也晓得，不过观点不同，别人取笑他的话，倒正是他想自夸的。特别是闹地震那一个阶段，大家搭了防震房住，陈继根就乐、就笑，笑那些取笑过他的人。事情不是明明摆着吗，他千思万想，横卸竖卸，都还不曾想到房屋可以造得象防震棚那样简单，大家不是顶喜欢住这样的房子吗！可见天地之博大、造化之无穷，总给智者以启发，给愚者以耳光。

哈哈哈哈哈……

真该笑，整个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整个混乱时期，整个困难时期，陈继根没有干任何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勾当，没有沾上任何懒惰、放荡，和形形色色堕落的习气，除了按步就班和社员一起去赚那单价七到三分的劳动工分以外，他就专门在自家的三间房子上打主意。打了那么多年，三间房子还是三间房子，一间都没有少。而一家人却因此免于冻饿，病人得到了照顾和治

疗。虽然人总难免一死，他可怜的爹爹和妈妈都先后同他兄妹永别了，但陈继根在他们生前死后，都尽了应尽的责任。那笔开销，也还是在房子上打出来的算盘。

真是了不起！

爹娘谢世以后，子女当然还要活下去，便要办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的事。陈继根兄、妹是在同一年成家的。妹妹菊菊先等嫂嫂进门，然后自己才去做别人家的嫂嫂。结婚的时候，总要做一套家具，那从房子上逐步卸下来的木料，虽然出销了许多，但细水长流，仍旧还有点底货。陈继根想到的却是妹妹的陪嫁。要让妹妹的婆家看得起妹妹，就应该有一套象样的嫁妆，以区别于买卖婚姻。菊菊坚决不要，说自己有双脚双手，嫁了人也不是靠婆家人吃饭。独立自主，不怕侵犯。哥哥不同意，说妹妹想得太简单，如果光靠双脚双手劳动生活，就能够独立自主，那就完全没有见过世面，纯粹是孩子气的话。哥哥举出同村陆荣林家的事情做例子，说：“荣林家的秋桂姑娘，在家里也同你一样能干。出嫁的时候，嫁妆也不算少。可是，荣林叔第一趟跑亲家，他那亲家母招待他吃饭，酒菜都不错。等到吃完以后，亲家母就不紧不慢、客客气气端出来一只汤碗，汤碗里放着大半碗热水，先端到荣林叔面前的台子上放下，说了一声‘亲家公你洗脸’之后，才把另一只手里拿着的一块毛巾放到碗里去（因为先放下去就看不见洗脸水了）。为什么？就是为秋桂姑娘的嫁妆里不曾有洗脸盆。”

妹妹菊菊也听说过这件事，但再听还是笑得要眼泪出。笑了一阵，才说：“哥哥你放心，我可不是秋桂。秋桂的嫁妆我见过，有没有脸盆我忘记了，谁去记那小东西呢。不过红漆的大浴盆也是有的（苏南农民嫁女都有浴盆），换了我，就拿大浴盆拿到台上来，让哥哥你洗脸。”接着，反过来就劝哥哥：

“你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情罢，不要什么都盼着嫂嫂嫁妆里会有。倘若也忘记了脸盆，嫂嫂家伯伯来了，你拿什么给丈人洗脸呢！”

争来争去，哥替妹着想，妹替哥着想，意见并不曾统一。但都是为了要办事情，都是为了要办好事业。不是揣着坏心眼，口是心非，两面三刀，搞阴谋诡计想败事。所以在主要一点上毫无争论，就是快请木匠朋友回来做家具。

木匠还没请，陈继根的算盘就打好了。他把他爹结婚用的那套家具反反复复地看过，觉得实在太老式了，即使重新漆过，放在新房里也太碍眼，会亲的时候，女方少不得要来好多亲戚，看了一定会笑话，回去后会说是到博物馆去看古代民间家具展览会。也罢，既然要结婚，这方面就节省不得，做新的罢。可是，别看那些家伙式样老，料子可不差。难道就不能拆开，把木料用来做新家具？当然罗，新老家具的式样不同，用料的长、短、粗、细不同，但总可以以长补短，将粗作细罢！比如这六柱床①，六根柱卸下来，做新床上的柱固然嫌小。但改做新式大柜上的小门挺，就合适了。至于那老式大柜上的料，卸下来改做五斗柜，难道会用不上？总而言之，那要做的一套新家具，应该把这旧家具上拆下来的料做基础，尽量派它的用场，真正不够再添新料。务求多节约一点下来，以后备用。如此想着，他不仅看了又看，而且用皮尺量了又量，那旧家具拆还没有拆，却每根料的长短，每块板的阔狭，都一一量过了，并且和新家具的尺寸作了对照，晓得那一根旧的能配在新家具上那一块地方，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数，陈继根做事，就是这样的过细。一杆子到底，实笃笃②。

所以，等到木匠朋友来动手，听了陈继根的那一番细致的谋划，就非常开心，觉得这样的朋友，真没有白交，到他家来干

活，简直用不到自己动嘴筋。听着他做就是了。

这么一来，旧的全都成了新的，截下来的短料，请圆作来箍一套浴盆，脚盆、拗手。提桶，也只添了一半新料，菊菊的嫁妆中，这些是不可少的，菊菊都不肯要，继根说：“这是该有的，你不在乎，也得替哥哥装装场面。”菊菊才不好再推。

旧家具变成新家具，娶的娶，嫁的嫁，也都变成了新人，真是一个好兆头。果然从此开始，就起了大变化，那剩下的木料，陈继根一出手就全部卖光，拿得钱来做生产成本。居然很快就富起来了——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至于陈继根如何生产致富，恕不介绍经验了——当然，说很快也不象眼睛一霎那么快，儿子也生了已五岁了呢。

说也奇怪，手里一有了钱，陈继根的思想就变了，审美观也变了。这种变化，仍旧突出地表现在房子上。他居然觉得这原来简化了变得干净亮堂的房子，未免有点寒伧。而且式样也太老式。下房固然不谈，光说那厅堂，就太高。高得不适当，上面半截没有用。冬天还特别冷。那楼房呢，就太低，楼上的后步，人都站不直，夏天热死人。再说在结构方面，又极不科学，三间房子，竟造成三廂，从头廂上前门进去，到后廂出后门，一条路把三间房子都走破了，要不是还有那一层楼，陈继根结婚做新房都没有合适的地方。同现在造的新房子一比，这老房子也该象老家具一样进博物馆了。简直越看越糟，越看越不象样子，越看越不顺眼，越看越觉得从前的人蠢。

于是陈继根就想，为什么不拆了重造呢，现在不是有了钱吗！

说干就干。陈继根从一个拆房子的专家马上转变到研究造新房子的立场上来。他带着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，四面八方去便卖，顺就留心参观各种住宅的结构、样式，比较它们的实用

和美观。渐渐就在脑海里画出了自己新房子的图样，甚至连怎样降低造价都有了办法。筹足了材料以后，自然又得麻烦瓦、木匠了，而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，干的才是瓦、木匠正经干的活，不是把个家搞得不象样子，而是要搞得很象样子。

从引起动机，开始谋划，筹备，买料，请瓦、木匠动工兴建，一直到大功告成，不过花了一年时间，就造了两间很考究，很别致的楼房。凡看见的人，无不说好，真把当地的建筑水平，提高到了一个完美的境地。

那三间老房子，除了下房保留之外，楼房和厅堂全都拆了，拆下来的材料，陈继根早就算在建筑新房的账上。但新屋是砖、钢筋、水泥结构，只有门、窗才用木料。所以旧房上拆下的木料还剩下来不少。

到了这时候，陈继根早已不要靠卖木料过日子。既然剩下来了，自然而然就想到要做家具。因为新房子造了，上上下下，有好几个房间，空在那儿象什么样子！况且儿子也已经八岁，再有两个八岁，就可以讨媳妇了。时间是过得很快的，已经是眼前的事情了，干脆趁此就替他做好讨媳妇的家具罢，省得以后再麻烦。好在儿子还不懂事，不会讨价还价，爹娘打算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还用不到同他商量，更加省事。总说“天下父母心，胜过三春晖”。从陈继根的情形来看，他对下一代的关怀，比千春、万春还要“晖”。何止是三春呢。

如果寻根究底，还要细找原因的话，那么，这做家具的事，在陈继根的心坎里，已经长了一种癖根。好象有木匠在家替他做什么，就觉得舒服。否则就难过。他也晓得，这一趟请了木匠之后，以后就很少机会了，所以一再嘱咐他的朋友，要细细地做，不要怕花工，只要做得好。

木匠朋友自然照办了。然而毕竟也有大功告成的一天。那

一套家具，同房子一样，做得真漂亮，凡看见的人，没有一个不称赞，认为又提高到了一个造型的新水平。

完工那天，陈继根多买了几样菜，陪木匠朋友吃酒，表示酬谢。他当然很满意那新家具，但想到从此和木匠不知何时再打交道，未免十分眷恋。他带着一种极复杂的感情说道：“想不到这么快，就连下一代的事情都做完了！”

木匠笑了笑，饮了口酒，有点惋惜地说：“不该把木料都用光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儿子将来结婚，要改这套家具，就没有木料添凑上去了。”

其实，木匠这话的意思，也是挂一漏万的。

（原载《上海文学》1984年第7期）

①六柱床——有六根床柱的床，是民间最考究的一种老式床。

②实笃笃——非常扎实（常州土语）。

围 墙

陆 文 夫

昨夜一场风雨，出了些许小事：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！

这围墙要倒，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，因为它太老了。看样子，它的存在至少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；已几经倒塌，几经修补。由于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，这三十多公尺的围墙便高低不平，弯腰凸肚，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，何况昨夜的一场风雨！

围墙一倒，事情来了！人们觉得设计所突然变了样：象个老人昨天刚刚拔光了门牙，张开嘴来乌洞洞地没有关拦，眼睛鼻子都挪动了位置；象一个美丽的少妇突然变成瘪嘴老太婆，十分难看，十分别扭。仅仅是难看倒也罢了，问题是围墙倒了以后，这安静的办公室突然和大马路连成了片。马路上数不清的行人，潮涌似的车辆，都象是朝着办公室冲过来；好象是坐在办公室里看立体电影，深怕那汽车会从自己的头上辗过去！马路上的喧嚣缺少围墙的拦阻，便径直灌进这夏天必须敞开的窗户。人们讲话需要比平时提高三度，严肃的会议会被马路上的异常景象所扰乱，学习讨论也会离题万里，去闲聊某处发生的交通事故。人们心绪不宁，注意力分散，工作效率不高而且容易疲劳。一致要求：赶快把围墙修好！

第二天早晨，吴所长召开每日一次的碰头会，简单地了解一下工作进程，交换一些事务性的意见。不用说，本次会议大家一坐下来便谈论围墙，说这围墙倒了以后很不是滋味，每天

上班时都有一种不正常的感觉，好象那年闹地震似的。有的说得更神，说他今天居然拨错了大门，看到满地的砖头便以为是隔壁的建筑工地……

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：“好啦，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。老实说，我早就知道围墙要倒，只是由于经费有限，才没有拆掉重修。现在果然倒了，也好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被逼到梁山上去的。嗯，造新的……”吴所长呷了口水，“可这新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我对建筑是外行，可我总觉得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，就等于巧裁缝披了件破大褂，而且没有钉钮扣。从原则上讲，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，美观大方，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请大家踊跃发言。”

对于修围墙来说，吴所长的开场白过份郑重其事了，也啰唆了一点。其实只需要讲一句话：“大家看看，这围墙怎么修呀？”不能，设计所的工作不能简单化！一接触土木，便会引起三派分歧：一派是“现代派”，这些人对现代的高层建筑有研究，有兴趣；一派是“守旧派”，这些人对古典建筑难以忘怀；还有一派也说不准是什么派，他们承认既成事实，对一切变革都反对，往往表现为取消主义。吴所长自称对建筑是外行，但是他自认对建筑并不外行，他懂得很多原则。比如经济实用，美观大方，有利生产，方便生活等等。如何把原则化为蓝图，这不是他的事，但他也不放弃领导，必须发动两派的人进行争议，在争议中各自拿出自己的设计方案，由吴所长根据原则取其精华，再交给取消主义者去统一。因为取消主义者有一大特点，当取消不了的时候便调和折衷，很能服众。此种化干戈为玉帛的领导艺术很深奥，开始时总显得拖沓犹豫，模棱两可，说话啰唆，最后却会使人感到大智若愚，持重稳妥。修

围墙虽说是件小事，但它也是建筑，而且是横在大门口的建筑，必须郑重一点，免遭非议。

也许是吴所长的开场白把瓶口封紧了，应该发言的两大派都暂时沉默，不愿过早地暴露火力。

吴所长也不着急，转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人颌首：“后勤部长，你看呢？”

所谓后勤部长，便是行政科的马而立。照文学的原理来讲，描写一个人不一定要写他的脸；可这马而立的脸却不能不写，因为他这些年来就吃亏在一张脸！

马而立的脸生得并不丑怪，也不阴险，简直称得起是美丽的！椭圆形，很丰满，白里透红，一笑两个酒涡，乌亮的大眼睛尤其显得灵活，够美的了吧？如果长在女人的身上，够她一辈子受用的。可惜的是这张脸填错了性别，竟然长在男子汉马而立的身上，使一个三十七岁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，却有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！据说他在情场中是个胜利者，在另一种事关紧要的场合却老是吃亏。某些领导人见到他就疑虑，怕他吃不起苦，怕他办事不稳。这两怕也是有根据的。

马而立整天衣冠楚楚，即使是到郊区去植树，他也不穿球鞋，不穿布鞋，活儿没有少干，身上却不见泥污。这就使人觉得形迹可疑，可能是在哪里磨洋工的！如果他整天穿一身工作服，劳动皮鞋，军用球鞋、麻耳草鞋等等在人前走来走去，那就另有一种效果：“这人老诚持重，艰苦朴素。”即使工作平平，也会另有评语：“能力有大小，主要是看工作态度。”“态度”二字含义不明，形态和风度的因素也不能排除。

担心马而立办事不稳也有根据，因为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。这马而立却显得过分地灵活；灵活得象自行车的轮盘，一拨便能飞转；